

A55



红色的种子

(錫 剧)

夏 阳 俞介君 顧尔鐸著

紅色的种子

(錫劇)

夏 阳 顧尔鐸 俞介君 編劇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这个戏以解放战争初期，蔣匪軍进攻苏北为背景，描写了洪澤湖畔一个女共产党员华小鳳深入敌后，坚持斗争的英雄事迹。县委派遣組織干事华小鳳在商人錢福昌的貨船掩护下深入战区，去了解情况，恢复工作。由于时局的变化，投机商人錢福昌不願意带华小鳳去冒险，改变了与自己有利的主意，决定把华小鳳送到小王庄給王老二作老婆，好以此抵銷王老二存在他店里的十担谷子。华小鳳将自己的身份告诉了王老二。王老二决心在她的领导下进行工作，他們就冒充夫妇，在村里开展工作。小王庄的群众迅速地团结在党的周圍，抗捐斗争日益开展，到处出现了新四軍的標語，敌人大为惊惶，瘋狂地抓人。华小鳳被伪乡公所抓去审讯，并要錢福昌对質，华小鳳抓住了錢福昌的弱点，使他不敢說出真情，伪乡公所只好把他們釋放。此后，华小鳳在这里建立起了党组织，掀起了更大的革命風浪。

新四軍回来了，华小鳳领导的武工队和主力軍胜利地会师。

这出戏歌颂了共产党人坚貞、乐观、机智、勇敢、百折不撓的战斗意志和与群众似魚得水相依为命的优良作风。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96号

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統一書号:10069-178字數:56,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張3 1/16

1953年4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4800册)

定价 0.28元

人 物

雷 鳴——县委書記，二十六岁。

华小鳳——女共产党员，雷鳴的妻子，二十二岁。

錢福昌——商人，四十多岁。

小 陈——雷鳴的警衛員，十八岁。

陆翠花——錢福昌的姪妇，三十多岁。

胡財貴——还乡团大队长，四十多岁。

王大娘——貧农，六十多岁。

王老二——王大娘的兒子，三十七岁。

張素貞——貧农寡妇，三十三岁。

史德清——反动保長，三十多岁。

金長森——农民，二十多岁。

金 妻——金長森妻，二十多岁。

王大爷——农民，六十多岁。

王小山——王大爷的兒子，二十多岁。

馬德宝——反动乡長，四十岁。

陈富貴——塾师，近七十岁。

男女老少若干人。

还乡团团丁若干人。

我方哨兵、敌方乡丁若干人。

1946年的冬天。

太湖的旁边。

下午，天空烏云密布，灰沉沉地給人一种郁闷的感觉，是大風雪将来的預兆。只有一棵蒼綠的松树，笔直地矗立在寒風中，为整个环境增添了不少生气。

远远傳來集合的号声。一批群众匆忙地上。

群 众 （唱）新四軍就要往北开，
为的是打击反动派。
赶忙去把亲人送，
盼他們斗争胜利早回来。

群众向号声响处下，留下两三人。

群 甲 新四軍都撤退了，国民党反动派来了，我們怎么办呢？

群 乙 新四軍决不会把我們这塊地方讓給反动派，不信找一位干部問問清楚。

群 丙 那不是县委書記来了！
雷鳴上，群众热情地迎上去。

群 甲 雷鳴同志，你撤退不撤退呀？

群 乙 （搶着說）雷鳴同志怎么会撤退！

雷 鳴 对，我决不会撤退！

群 丙 (兴奋地跳了起来)那就好了。

錢福昌上，他看到雷鳴在談話，一声不响地站在旁边，既是世故地为了不打扰他們的談話，又是想听到些什么。

雷 鳴 你們放心，我們要保衛解放区和人民，我們的主力軍并不是撤退，是按照毛主席的計謀打运动战，不死守一城一地，要徹底消灭敌人，(風趣地)叫他来两个就消灭一双，一个也回不去!

群 乙 (对群甲)这回你听见了吧?

雷 鳴 主力軍在正面戰場作战，地方軍隊还在敌人的后方坚持游击战争，我們大家来坚持原地斗争，县不离县，区不离区，乡不离乡。打鬼子的时候，大家不是有經驗嗎?不要怕国民党力量大，胜利一定是我們的!

群 众 有县委書記一句話，我們就放心了，走吧，我們先送行去。(下。)

雷鳴正打算走，被錢福昌喊住了。

錢福昌 (念)雷書記，莫着忙，啥事找我錢福昌?

奉命来到請指示，我商人臉上有榮光。

錢福昌掏出香烟来，遞給雷鳴，雷鳴客气地拒絕了，

錢福昌自己抽烟。

雷 鳴 我們托你的事情，你知道了?

錢福昌 你是說有个家屬要搭船的事情?这个，王秘書已經和我說过了。

雷 鳴 怎么样？願意不願意？

錢福昌 当然，当然。新四軍有啥任务交給我，还能不
効勞。

雷 鳴 这个干部家屬有病，丈夫又跟主力軍走了，沒
人照顧，这一帶可能会打仗，所以，要乘你的貨
船，到太湖南打埋伏去。請你多照應。

錢福昌 搭我的船，当然照办。不过，太湖南是敌占
区，国民党查得紧，又会乱捉人，万一出了啥危
險，連累我倒不要紧，对新四軍这边來說，我可負
不起这个責任。

雷 鳴 只要你尽了心，就是出了問題，当然不要你負
責，你的船到高王崗，她就跟到高王崗。

錢福昌 雷書記，你知道太湖那边可危險啦！自从国民
党占了这塊地区，捉干部，捉黨員，捉民兵，捉軍
屬，槍斃的人不少；所以，不是我不尽心，我不能
不把話說在前面。只要共产党信得过我，我冒着生
命完成任务。

雷 鳴 (笑了笑)你說得很好，不过，你决沒生命危險。
敌占区暗无天日的情況我們也知道，但是阴天沒有
晴天長，国民党要消灭解放区是梦想，我們一定要
胜利；大軍一南下，敌占区一定要收复，你不妨記
住我的話，看灵不灵。

錢福昌 沒有錯的，沒有錯的。雷書記，还有啥指示？

雷 鳴 沒有了，你把人帶到高王崗，就沒有你的事

錢福昌 雷書記，你放心，我錢福昌這幾年到新四軍地區做生意，你們還看不出我這個人嗎？這件事辦不好，我豈不要斷了解放區這頭的生意。路上不過橋上過，大軍南下，打到太湖南，還要找到我的……

雷鳴（笑）你真是聰明人。

錢福昌 四十九年的飯不是白吃的。……要是雷書記沒有別的指示的話，我到那邊去有點事情，就打算開船了。

雷鳴 好，不送了，再見！

錢福昌 再見！（下。）

華小鳳上，她裝扮成普通婦女的样子，拿一個包袱，已准备好搭錢福昌的船出發了。

雷鳴（親熱地）小鳳，你准备好了？

華小鳳 都准备好了。不过，这一去要独立工作，我担心完不成任务。

雷鳴 为啥要担心？

華小鳳（唱）革命的雄心比天大，

可担心經驗少來能力差。

雷鳴 怎么，怕困难嗎？

華小鳳 不！（唱）

刀山火海我不怕，

犧牲的決心早已下！

雷鳴 華小鳳同志！我不以丈夫的身分說話，我代表

組織告訴你：(唱)

你此去深入敌占区，
要把革命的火焰重新燒旺它，
牺牲的决心应当下，
可是牺牲要有代价。

华小鳳 我一定記住党的指示。

雷 鳴 我們的主力軍在戰場正面作战，我們进行敌后的游击战争。你，当然还有其他許多同志，是深入到敌人占領的心臟里去，开展地下工作。一旦时机成熟，也要組織武装，建立解放区。党会和你联系，及时發指示的。經驗、能力都是鍛煉出来的，只要我們遵照党的指示，依靠群众，特别是基本群众，一切就有办法。

华小鳳 我一定牢牢地記住你这些話。

雷 鳴 那很好，我們也要再見了。你搭錢福昌的船，要自己当心，随时提高警惕。抗日时期他是两面派的商人，現在时局变化，不一定不会变化。但是敌人封鎖很紧，交通断了，不得不搭他的船，这算是比較可靠一些的。你搭到高王崗，再想法到張家庄一带去，先把那里的組織关系接起来。

华小鳳 我走了，你好好管理自己，注意身体。

雷 鳴 是，接受爱人指示！(看表)啊，我要送部队去了，小鳳，再見了！(伸出手来。)

华小鳳 (沒有握雷鳴的手，两手扶着雷鳴的兩肩，凝視雷鳴)

一下)我要你再和我講兩句話。

雷 鳴 好!(指着山崗上的松樹)你看,(唱)

這一棵老松樹直立山崗，
不怕風不怕雨不怕凍霜。

華小鳳 (唱)你要我學松樹能耐艱苦，
我一定學松樹堅定剛強!

雷 鳴 不過，松樹高傲孤立，生長緩慢，不易成林。(唱)

比一比靈活性要算楊柳，
到處能多又快發展生長!

華小鳳 (唱)我一定學楊柳靈活生長，
敵占區大發展革命力量!

雷 鳴 楊柳也有嚴重的缺點，生性柔弱，隨風動蕩，
最沒有原則性。

華小鳳 我記住了幹部標準中的一條，要善于正確地識
別政治方向，在複雜的環境中毫不动摇。

雷 鳴
華小鳳 (合唱)松和柳有優點也有缺點，

我們要學松柳靈活堅強!

小 陳 (上)報告首長，團部請你馬上就去。

雷鳴與華小鳳同時伸出手來，緊緊地握別。

小 陳 華小鳳同志!你放心，首長交給我，一定照顧
得不比你差!

華小鳳 謝謝你!小陳，我們也再見了。(與小陳握手。)

小陈引雷鳴下。华小鳳慢步跟着走，还没有下场，錢

福昌回来了。

錢福昌 同志；是你要搭船嗎？

华小鳳 是啊！

錢福昌 准备好了嗎？請上船吧！

华小鳳 好！（拎过包袱）錢先生，我不是干部，这一去路上不方便，同志这个称呼……

錢福昌 对，对，請教貴姓？

华小鳳 我也姓錢……我叫錢秀英。

錢福昌 巧極了！我們五百年前是一家，你要是願意，就認个本家。

华小鳳 好的。怎么称呼？

錢福昌 因我多了一把年紀，就兄妹相称吧，你看可好？

华小鳳 錢先生，我看还是叔侄相称更合适。

錢福昌 那末，我沾便宜了。侄女，走吧！

錢福昌献殷勤，帮华小鳳拿包袱，华小鳳客气地拒絕了他，仍是自己拿着。錢福昌在前走，先下。

华小鳳 （唱）天空中阴云層層，

湖面上寒水滾滾；

我要去迎着斗争的風暴，

象松树那样地考驗堅貞。

我們使烏云消散，

万里晴空太阳升。

我定要做一顆革命的種子，
開鮮花來迎接勝利的來臨！(下。)

二

兩天之後。

錢福昌的姘婦陸翠花家。這裡是外房，外面是客堂，
裏面是陸翠花的房間。

陸翠花 (唱) 塗脂抹粉俏梳妝，
等候相好錢福昌，
他說是初五不來初六來，
為什麼今朝初八還不把門上？

錢福昌 (急匆匆上) 翠花！

陸翠花 你來了！

錢福昌 不得了啦，我一船貨色被扣留了。

陸翠花 啊！

錢福昌 唉！(唱)

今朝貨船靠了鎮，
立刻來了中央軍，
亂加罪名扣押我一船貨，
營部還說要提我船主人。

陸翠花 這，這，這一定是敲竹杠。……這怎麼辦呢？

錢福昌 (唱) 剛巧看見胡財貴，
存心把他當救星，

我請他到你家里來叙一叙，

翠花啊！

你還要幫我多說情。

陸翠花 噢，還鄉團的胡大隊長。……要我幫你說情？

（假生氣地）你把我當作啥人呀！

內 聲 大隊長到！

錢福昌急忙去迎接。因丁甲、乙引着胡財貴上。

陸翠花 胡大隊長，好久不見啦！現在你是身發財發，

貴人不踏賤地了，請坐，請坐。

胡財貴 你是越來越漂亮，越來越會說了。

陸翠花泡茶上來，錢福昌忙着遞烟點火。

胡財貴 福昌，你請我來，一定有啥事情吧？

錢福昌 呢，是，是啊，有點小事情……

陸翠花（對錢福昌）有啥事情要大隊長幫忙，你快說呀？

我們的事情，大隊長還不是一句話嗎？

胡財貴（對錢福昌）說吧！

錢福昌 不瞞大隊長講，出了點誤會，我一船貨色被扣留了……

胡財貴 貨色給扣留了？找財神也要看看人頭，怎麼動到我老朋友的頭上來了。是哪一部分扣的？

錢福昌 是……是營部。

胡財貴 營部？……

陸翠花（把茶遞到胡財貴嘴邊）大隊長，這個忙一定要你幫的了。

胡財貴 翠花！（唱）

不是我隊長不幫忙，
國軍面前話難講，
這裡本是占領區，
目前又要大打仗，
對湖就屬共產黨，
來往的船隻查得嚴，

營部要扣——

連我大隊長也沒法想。

陸翠花 你大隊長還會沒有辦法？給早想個辦法吧，總不會白勞你的大駕。

胡財貴 好，看你們兩位情面，我幫幫忙看看。（唱）
不過是老虎咀里挖肥羊，
你也曉得不便當。

錢福昌 當然，當然，你看要送多少呢？

胡財貴 總要做得漂亮一點。

錢福昌 （伸出兩個指頭）這個數目，怎麼樣？

胡財貴 你也真是……（伸出五個指頭）這樣吧。

陸翠花 （把手搭在胡財貴的肩上）大隊長，爽爽氣氣，三百萬也差不多了。

胡財貴 （笑着向陸翠花）又不是進我胡某人的腰包。

陸翠花 原是賣你大隊長的金面。

錢福昌 （連忙掏錢交給胡財貴）拜托，拜托。

胡財貴 你打算到哪裡把貨色脫手呢？

錢福昌 高王崗。

胡財貴 哈哈哈哈哈！

錢福昌 怎么？

胡財貴 你这样跑生产，情报太不灵了。高王崗原是新四区的根据地，国軍来了，为了斬草除根，最近一把火，燒得精光。况且一路上去，处处有关卡，样样要捐稅。我看你还是就在这里脫手了吧！

錢福昌 这……我的消息是太不灵了。

胡財貴 我还騙你！要是你願意，我劝你还是就留在这里好。（掏出一張報紙）你看看，新四軍不是完蛋了！

錢福昌 （看報，自言自語地）縣長被打死，雷鳴受重傷……

胡財貴 我馬上到營部去一趟。

陸翠花 哎，大隊長，吃了飯去。

胡財貴 停天來吧！（對團丁甲、乙）走！

錢福昌 （送胡財貴到門口）大隊長，我船上有一個侄女，已被押在營部，請你……

胡財貴 是你侄女嘛，你來領吧！

錢福昌 多謝，多謝。

團丁甲、乙引着胡財貴下。

陸翠花 （拉回錢福昌）還有個啥人？

錢福昌 我的侄女。

陸翠花 十多年來，我也從未聽你說過有侄女啊，倒底是啥人？

錢福昌 呃……堂房侄女嘛！

陆翠花 多少年紀啦？

錢福昌 二十多岁。

陆翠花 二十多岁，嘿，侄女……关老爷面前来舞啥大刀？

錢福昌 哎呀，上有天，下有地……

陆翠花 少来賭神罰咒，你領她来給我看看！

錢福昌 好，好！（急下。）

陆翠花 哼，錢福昌啊！（唱）

休要瞞着不松口，

你的脾气我摸透，

虽然年紀四十多，

活象一只餓煞狗。

等他領那女的来，

不講实情不讓走！

嗯，等他們来时，我先躲起来看看苗头……

幕后傳來华小鳳和錢福昌談話声：

华小鳳 二叔，不快点回船去，到这里来做啥？

錢福昌 先到你二孀家坐一坐。

陆翠花聞声急躲进房中去。錢福昌引着华小鳳上。

錢福昌 翠花！……翠花！……啥地方去了？……嗯，

还是不在的好。唉！眼睛一眨，慣掉三百万。

华小鳳 二叔，我說不要靠船嘛！現在又帶我到这里做

啥？二叔，我們还是走吧。不要再碰到了麻煩事。

錢福昌 高王崗我不打算去了。

华小鳳 为啥？

錢福昌 那里去不得了。

华小鳳 那你要送我去呀！

錢福昌 这个末……

陆翠花 (上)自然要送的了。

錢福昌 (对华小鳳)噢，秀英，这就是……

陆翠花 来，讓我来看看我們侄女。

錢福昌拉住陆翠花，陆翠花把錢福昌的手挥开。

陆翠花 你走开，讓我們好好談談。

华小鳳 (尽量适应这种环境)二孀，早就想来看你，一直沒有功夫。

陆翠花 嘿，嘿嘿嘿嘿，装得到象啊。你放大胆子好了，我也不是欢喜吃醋的人。

华小鳳簡直受不了了，怒形于色，想馬上离开这里，

但是終于又忍耐了下来。

錢福昌 翠花啊！（唱）

事情还未弄明白，

为何先耍脾气發？

陆翠花 (唱)姑娘好像一朵花，

你也不是泥菩薩，

我的眼睛沒有瞎，

还有啥个不明白！

錢福昌 (唱)老和尚不曾偷肉吃。

陆翠花 (唱)狗不吃屎太奇怪！